

神游的乐趣

——于秋月《远行物语》序

□阿成

是的人生。“在旅途中修行,在旅途中成长,在旅途中完美,这是真正的旅游。”看来她对旅行散文有很精准的认识。继续再看她的散文:

黑暗中他们要离开,我大喊了一声:Chris。就见他转过身,冲我龇牙一笑,挥挥手,夜色中那口牙格外醒目。果然是他啊!我真想把Chris留下再聊一会儿,我心中有些疑惑,见识过繁华奢靡、现代摩登的Chris们,还能忍受那个牛粪、枯枝堆积而成的古老简陋的房子,没有水、电的环境?明明眼前就有打火机,何必还钻木取火?……

我不敢想象我现在的生活中没有水、电,甚至手机、网络等,没有这些,我会痛苦,我会觉得活不下去。可是,在我小的时候,还真的没有手机、电器、网络……那个时候我也很开心啊。我现在宁愿不开心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,这是个让人非常纠结的问题。那,Chris们呢?

这难道不是作者的思索吗?须知,思索与提问是孪生姐妹。问,不仅仅是好奇,也是思索的结果。

进入我脑海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是“美食”。常能听到人们对美食的向往与爱好,朋友圈里也常能看到人们对美食的欣喜与赞赏。这种热情的状态,也是社会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证明。对美食的追求,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文化,也是一种历史、一种风俗。人们对“美食美味”的定义千差万别。有人喜欢妈妈的味道、奶奶的味道、家乡的味道,也有人讲究大餐的精美

与情调。凡此种种,都可以构成特定人群的向往。

当然,我也看到一些人在写美食时,仅仅是写美食的制作方法,对美食的评价也仅仅是:“哇,好吃!”作者则不同:

等待中,就见旁边几位日本大汉吃得正酣,他们往小碟的调汁里面滴进去柠檬汁儿,又把切成小片的红辣椒掺在里面,然后用手把撕下的鸡肉放在调料里蘸了一下,把米饭揉成小饭团,就这样一口鸡肉一口米饭。他们吃得津津有味,我看得垂涎三尺。终于在煎熬中等来美食,迫不及待地伸出手,模仿他们的操作,先尝一口肉,禁不住喊道:好香!这烤出来的鸡肉香而不腻,酥而不散,一丝丝透着热气,散发着诱人的味道,佐以米饭入口,米饭的绵软中和了肉的浓郁,吃下去但觉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,这一顿饭,风卷残云般消灭掉。

这样的文字,将美食、环境和用餐的人自然融合到一块儿,让读者有一种阅读上的满足。

最后一个关键词是“享受”。好奇从来是跟文化结伴而行的,尤其是异域文化。人们总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,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体验。这是人们生命旅程当中重要的精神需求。要满足这样的需求,通常有两种途径,一种是读书,另一种就是来一次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精神需求的满足,不仅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精神生活,同时也会增加他的自信心和创造能力。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,精神满足是若干幸福当中的重

要一种。人们常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精神食粮同样是天。或者作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、这样一种渴求,才背上行囊,踏遍神州大地。

人们常说读书益智,作者带领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神游了一番,让我们的精神得到了片刻满足,这便是读书的作用和目的。读书与神游还是一剂治愈精神抑郁的良药,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,抑或是遭遇生活和工作重压的时候,读书会引领我们打开一扇光明的大门,走进一个通透的世界。一位医生朋友曾经跟我说过,当你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,多出去走一走,可以缓解精神压力。旅行更是如此,在新的环境、新的风俗和新的氛围当中,你会把那些缠绕你多年的人间俗事看得很淡。在这样的阅读和行走当中,你会获得新生,获得青春,拥有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在大自然中,处处都是诗,是美文,是乐趣,是知识,是哲学,让我们思索,并且浮想联翩。有人说,散文是用脚走出来的,这话是不错的。古人常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行万里路也是求知的一种方式。

记得某年我初到海南,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聊了起来。他说,他第一次到海南来的时候,看到椰子树还挺激动的。我想起几年前,我观看了前苏联的电视连续剧《春天的十七个瞬间》,之后我就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到瑞士的伯尔尼去看一看。正是这样一种渴求和愿望,终于使我踏上瑞士之旅,在那条鲜花大街上,在那座桥上,在那家花店前,我驻足了很久。我知道,我这样做似乎有点傻,但是我感到特别愉快和满足,不枉千里万里之行。

放下这本散文集,我的心又要开始躁动起来,我希望有一天能到非洲去,到尼泊尔去,到贝加尔湖去,到西藏去,去看看东非大裂谷、喜马拉雅山,去看看我那些从未见过却一直想见的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和妙不可言的美味佳肴。

(作者系黑龙江省作协名誉副主席)



于秋月的散文集《远行物语》,第一个跳出来的关键词是“神游”。“秀才不出门,便知天下事”不是妄语,读书也可以游天下。在这部散文集中,作者就像是一个充满激情、满怀好奇又善于思索的导游,语言天然朴素,叙述单纯又不乏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本书作者虽是女性,但巾帼不让须眉。她说:“我两次入藏,曾在海拔52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经历过考验;我在泰国普吉岛只身玩过快艇拖曳伞,知道瞬间飞上天空的感觉;我胆子大(用东北话说比较‘虎’),和老虎、狮子、小豹子、藏獒、蟒蛇、大象什么的都亲密地照过相……最重要的是,我今年57岁了,我不能把遗憾交给未来。”这样看来,作者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者,还是一个资深的旅行家了。

手持烟火,心怀爱意。风起于青萍之末,浪成于微澜之间。鼎沸市声,陌巷柴米,皆为烟火;稼穡躬耕,翁媪絮语,俱是人间。夏鲁平的小说集《雾岚的声音》,以人间烟火为文学底色,以凡人物俗世为表现对象,犹如涓涓细流,于细水微澜之中,窥见乡土情乡愁的闪光涟漪。点点滴滴的地方生活,微如草芥的底层人物,组成了平凡普通的众生群像、生存图景。对风土人情、情感变迁、人情冷暖、世道人心的勾勒描摹,使小说像萤火虫一样发光,散发出和光同尘的幽微气息。

于细水微澜中窥见闪光涟漪

——读夏鲁平小说集《雾岚的声音》

□冀宏伟



《雾岚的声音》,夏鲁平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10月

根都会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款,送给家人。有的上学孩子家并不贫困,伊尔根也要送去一份心意,虽然不多,也就二三百块钱,且多是零票,但任何人不得拒收,如果拒收,伊尔根会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磨嘴皮子,直到人家收下钱款为止。”

这样一个有个性、有爱心、有觉悟、有想法的贫困户,既是帮扶者,又是被帮扶者,既享受也奉献,既可怜又可爱。他在常人眼里绝对是个“异类”,甚至在第一书记眼里,有些不听活、不合群,但正是这种标新立异的特殊性,才彰显出扶贫工作的复杂性。贫困户伊尔根的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,扶贫工作也更具现实意义。

《养水仙花的人》以花为媒,借花为喻,聚焦空巢老人的情感精神空间,像水仙花一样,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和淡淡哀愁。水仙花既是花卉所指,也是气息盛开与凋谢的暗指,小说在一明一暗之间,传递出爱的缠绵与温暖。

《春暖花开》一文,过去与历史交织,记忆与现实同行,关于亲情、友情的流年碎影,像一抹渐渐远去又挥之不去的时光剪影,在怀旧中延伸,与现实当下接轨,温情脉脉的乡土气息,使小说像一篇乡土散文诗。乐善好施、崇贤向善的郑大爷的一句“人和人在一起,就是互相帮衬”,道尽了人性的美好与善良,乡情的真挚与纯粹。

《遥远的筒子楼》通过对筒子楼的追忆、对童年时光的叙述,和对父母、罗叔叔等人的回忆,使小说像一幅褪色的老照片。旧人旧事重提,是对岁月的回首和回溯,筒子楼染上这种奇妙而无形的色彩。在对历史变迁的遥远回望、流动与静止的冷峻对照中,时间嬗变成难以消隐的岁月烙印:“我的脑子里再次出现一幅黑白画面,生动而活泼,那是罗叔叔炒菜做饭时的身影,是他扒在我家屋外偷听收音机的模样,也是他拎鱼敲门强行挤进我家的情形……”

纵观这部小说集,所有作品都散发着强烈的乡土乡情。人间温情的烟火气息,弥漫在城市与乡村的各个角落。朴素、深沉、静美、冷峻……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与冰天雪地的地域特性,构建出白山黑水的风土人情、文学故乡、家园情怀。地域文化从来都是构成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,《雾岚的声音》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学风格,带有“新东北文学”的标志性写作特色,那些浮世图景、众生百态,或是亲情友情的绵延,或是文学故乡的回望,或是生命的诗意栖居,都在文字中如雾岚一样弥漫开去。(作者系作家、诗人)

捍卫人类真实的心灵

——《比喻》创作谈

□盐和

感可以左右意志,使其顺服这种愿望,好像世界对人做了坏事,我们必须洗刷嫌疑似的。悲剧忠实于意识的戒律,从存在中获得它的高贵。在那里,冷漠无情的命运组装了生活,剧中的人物替他活了一回。在接受艺术诗意的同时,人渴望体验存在的苦涩。所有人都潜伏了一个伟大的自我。就共同的心灵而言,全世界无非只有一个人类。

然而,在共同的心灵里,只有一个恒定且真实的问题,那就是死亡。水不能变成油,量子力学能走多远,时间究竟是什么,人真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太纠缠。就算知道了时间是什么,也改变不了时间。人类尚未陷入这些困惑之前,种族也延续至今。崇尚减法的自然主义者倒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是历史的倒退。为此,要使人活得有尊严、有幸福感,首先要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,而所有的基本问题都是由死亡这个必然结果所引发的。我从哪里来,是在探索死亡的原因和逻辑;我是谁,是在死前寻找存在的理由和意义。如果没有死亡,没有对“我将到哪里去”的拷问,其余两个问题都无关紧要。

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困境,但困境一定是问题。死亡的困境产生于意识的无限欲求与肉体有限存在之间的对立。世界无动于衷,这种形而上的焦虑超过数千年,依然充满敌意。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命题:如果人永远不死,意味着无条件地活着;反之,只要死亡存在,必然有其条件存在。因为死亡存在,所以疾病、战争、瘟疫、灾害,甚至忧虑,无论什么都能构成死亡的逻辑。人一切的困境都源于这个元困境。

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也有焦虑。他和所有人一样,或短暂或持久地产生过无聊的感觉,以至于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真是无聊得要死。”相反,极度高兴时会说:“我真高兴得要死。”一个死字,道尽了元困境无法摆脱的可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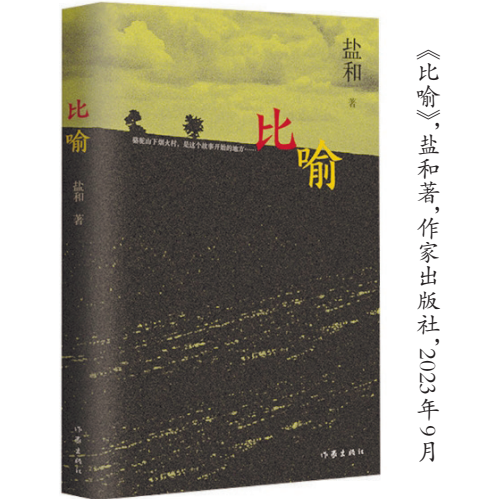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只关注热爱的事物,而向自己隐瞒死亡的可怖。但真实的东西,不可能被那些试图回避它的人永远摆脱。

人坐在时间的列车上,在未来里旅行。我们总是靠明天或后天活着。未来把我们交给未来,而未来终有止境。站在楼空间,人看到的还是楼宇。或者在办公桌前端起茶杯时,或者在一场睡眠之后,机械的生活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“人为什么会死?”“我赢得了全世界,又有何用呢?”意识的觉醒从质疑开始出发了。

大自然像圣人一样,也时刻唤醒我们。万物那种昙花一现的真实,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卑微和尴尬。当我们把一块海绵握得更紧时,里面的每一滴水却都流了出去。除了死亡,我们一无所有。形而上的焦虑就这样在日常的习惯中得以复活。恒定的真实使人开始重视黑夜,爱情、财富、权力,阳光和水,再也不能把觉醒的人送回到纯粹持久的感官快乐当中了。

如果焦虑是一种疾病,那么数千年来,人们一直带着这种病痛活着。哪怕是绝症,从起初到现在,人类也从未放弃治疗的努力。

“你既无青春,也无老年,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,把两者梦见。”莎士比亚为元困境提供了富有诗意的解决方案。人生如梦,中国更是早已有



《比喻》,盐和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9月

之。问题在于,主观唯心主义以为提出者果真认为人生从来不曾存在过,然而只要意识到是梦,就意味着存在不再是梦。事实上,这只是一种态度,是对死亡的轻蔑。

荒诞主义者似乎更具喜剧天赋。荒诞像尼采杀死上帝一样杀死了永恒,它倡导人要通过真实的生活,活到自己的未来。元困境被他们的果敢视为笑话,结果荒诞显出了坚不可摧的诚实。只有首先承认了存在,荒诞的感觉才得以产生,所以荒诞也是一种真实。

科学每天都在进步,人类从中获得了足够的自由,以至于坚信,若是找到时间的终点,也就找到了死亡的终点。数学符号被奉为律法,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未像今天一样受人尊崇。“请用数字说话”,几乎成了世界的通行证,好像数学的话都是可信的。人们企图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搭建永恒的天梯,但科学误导人把假设当作真实,我不能苟同。我只能说,假设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真实。

时间把世界推向当代,思想以其多样化,赋予表象更多的活力。意识无时无刻都面对着丰富多彩的比喻。存在是辩证法,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按照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来生活。这正是我要表达的主题:真实比什么都重要。一切都是意识的工作记录。它的组织由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来阐明。无论哪种思想,都宣示了一个相同的真理:存在是真实的。

每个人都是一部关于真实的哲学。他用真实的心灵和行为,尝试体验、描述、解释和创造某种存在。逻辑是贯穿其中的唯一一条线,所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东西,都像珠子一样串在上面。正是那条线的缘故,意识才有了强大的绵延能力。

任何经典都不可能无意识里诞生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,都自觉地把自己在作品里变成人类真实的心灵。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真实心灵的符号。模仿自然或生活,只是把过去和现在的局部报告给我们,他们却尝试用一个有希望或绝望的明天来照亮世界。

小说倘若不能使现实升华,思想就会止于模仿。哲学家运用推理的语言解释和创造世界,好的小说家则借用现实的形象,来虚构形而上的心灵意象。意象也是一种语言,是暗示的语言。在那里,充满真实的逻辑,故事制造永恒的困境,逼人们自己做出选择。

直接与哲学对话并依靠哲学认识世界的想法不够亲切,在日常冲突中,它无法安抚我们的灵魂。好小说则不然,它借助意象说话,经验使故事内外的入同时成为真实的占有者。《忏悔录》从人的内部出发,奥古斯丁制造了一双属于所有人的眼睛。那里发生了奇迹,像一面特殊的镜子,我们从其中看到了所有美的东西。众多的文学流派并没有使人忘记那些好的小说。真实若是一则寓言,小说就构成了它的象征。捍卫了人的尊严,小说就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